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二十五至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

西河集卷二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二

重修西皁庵募序

西皁菴在清波門外相傳成都覺悟師從西川來卓錫于此故以為名而其後有達言和尚得教外别傳于黄蘗老人寄跡其間遂建幢以告四遠而化導興焉今元翁大師

重來繼席十方之勤行多依之顧時值丁癸物力稍匱休請之士恒不能以相周旋然且刹桓久遠殿堂朽落失今不治將有漸崩圮而不可知者曩者湖南勝地多在長橋萬松間山亭露車應接不暇今則取徑湖濵由清波南逰皆成僻壤然而幽棲倍勝也夫以湖南勝地加以幽棲而西阜實當其與人稍有心孰有不相顧而顧興焉者況大師積行久為斯世所信從也吾請世之樂善者共聞此言

容安園有樓臺竹樹而被以草花主人日觴咏其中是以予老戒為詩而每過容安即不能無倡和諸作傳人間焉方今詩體累變容安能不逐時好自闢為深微澹折之句質而不詭清而不靡存詩三百首不以多上人人亦莫得而上之獨是詩從境生曩時念湖山之勝來僦杭州而終以年近八十歲不再三過容安雖好亦安能時時相從然而眷戀之至思憶生焉比之良朋之契濶讀其詩而不能不想見其人也然則予之讀容安之

詩即對容安矣夫對容安而有不快然稱移情者哉

集興福碑牓字序

唐人多集右軍書以為碑刻如攝山寺建福寺三門及梁思楚絳州夫子廟堂類皆是興福其一也特興福碑本吳將軍墓銘不知何時折其半闕不可讀萬君授一離其牓字而韻而讀之散珠成衣雜轂合輻神工之能事矣集字始千文限字輳詞與攝山諸碑限詞輳字者不同頗千文詞多謬合如磻溪伊尹省躬譏誡不無倉

卒此于末幅能隱其姓氏如漢人離合法尤出意外或曰昇舉埤留莫是昇舉俾留否曰不然日以光上書以附傳古人製詞多似此

東嘉夏廣秦詩集序

東嘉夏廣秦丞于息而以能詩稱則其不得志可知也昔者予嘗遊息矣息之治無丞官居賃丞廳於邑居之民廣秦一見予則日邀予騎馬去游于邑而為之賦詩今蓮渚續集所稱松齋游讌詩是也當予之在淮南也

淮南諸名士往往為予謀所居予卒辭之去及來淮西則思歸時也勢固無能採食于此土貰邑居以棲其身又是地無崇山巨壑陂池丘園之勝無聲色貨財珠玉狗馬驅馳之樂無曩昔戴憑黄憲陳蕃周磐袁閎諸名士往來標榜以因為名髙然且逡巡不忍去寢處於淮西之官居者兩閱歲其議予者或曰其鄉人難與處也或曰淮西太守賢相與為因依而不忍舍也或曰無所歸也而不知其重有戀於廣秦是豈廣秦之為詩果有

以重得於予也哉然而戀戀如此者必其人非常人而不必僅見之能詩者也雖然廣泰非好言能詩也子思曰惡其文之著也惟惡其著故廣泰誠不欲以文使天下見而人之見廣泰之文者則親廣泰猶之予之親廣泰者不以詩也然而廣泰工詩意者詩與文誠亦不得志者所見端而不可已與抑亦戴憑黃憲諸君非文章勿親與顧予以文章親廣泰而予與廣泰游其為文章者闕如也廣泰則不然自予至息時策馬遨遊浮浮冰

雪中讌飲招呼無不臚列其人而歌詠其事迄于今渡淮悠然登城覽觀凡夫結轡傳觴一往可喜者歷歷然開卷而得之所稱松齋游讌非與是豈可及哉則雖謂廣泰未嘗不得志亦可也

長卷沈氏族譜序

黄炎皆一姓之子然别生分類自大宗而外以封以居以字以官各殊其氏而其後始以一氏傳也乃氏不異姓而族不同氏秦趙不異嬴而馬服之馬或㳙于司馬

之馬故唐志氏族但稽氏始而將來之族不與焉自非善譜族者歲紀而世較之則長沙之陶判于潯陽鴈門之郭涸于汾水其不致近瀆而遠遺鮮矣邑之望族推長巷沈氏其先由文昭食采于沈而中遷吳興蔓蔓葉葉大抵自宋熙寧朝其肇祖兵曹公以兄弟父子進士顯于時擇慈孤岵市之傍累傳元明由武樂迨今凡登甲乙通仕籍者二十餘人高曾雲礽歷嬗勿替其間羣從共薦伯仲聯鮮從侍御公下翼翼可數衣冠競爽門

閥滋大可謂盛矣乃沈氏族譜在明永樂間已輯其概至成化中續修之迄于今又若干年矣度支郎振豪文學以祉輯其後來所未備者導源而疏瀾以傳以表衡直如指人後者不啻如是乎沈自聃季來春秋無聞楚有尹于沈者其後為葉閩人避王審知諱而南方之沈匿于他氏此其為族雖各有異然渙亦甚矣今遠追吳興而譜亭左右保無浸淫流漫者與自親親道衰角弓興刺杜甫以勿嫌示族孫濟而泉明贈長沙從祖至或

歎昭穆之遠為路人者夫本源之誼隨地可見今有得先人遺物手澤栝棬必咨嗟涕洟而求之及得之即世守勿失歲時啟視以為家藏之赤刀琬琰於是乎在況其為先人之肢骸所分而析之者乎然則睹族譜而動本源之思亦期使後人之歷嬗于勿墜已也度支文學修譜在壬子歲越一年命序謹序如右

虞氏族譜序

虞仲與泰伯同姓然虞不稱吳或曰虞去虍為吳江寧

吳氏之本為虞也豈亦虞仲之裔與虞氏肇祖為元臨川學士伯生公再傳來遷其子驃騎公以明靖難得罪更虞為吳介于婺源之吳者若干年迨弘治中有孝子者估于湖念所從來始慨然復虞虞氏衣冠數世矣玆郝入于楚去右存朱棗據因避讎而更為棘束晳跡廣之後也其曾祖亡命陰刑其左彭城劉氏奔元魏而改為員氏此其子孫豈不能為之驟復而逡巡隱忍千秋萬世僅以見之虞氏之孝子毋亦哀其志而不忍遽為

之復之也與然則反所自始所以教孝而仍存其跡亦所以明節也古無不易氏者矣然紀牒昭然未之或貿今一姓相嬗而反有陰篡于他氏者宋時爭尚譜族相率為偽輯一姓所始而彙其姓之前賢者略其姓之前不賢者竊誌史乘僭為之貌黄麻紫篆玉軸而金籤加之朱吕文謝序之贊之姓之著者皆是也此與奸生瀆類冒他人族而以為已族相去有幾而今人購之奉為世本此不易氏而易氏也都閫修族譜而問予以言都

闓勉之亦慎其可易而不可易則已矣

太倉張慶餘詩集序

夫人相見不足喜不見不足思固無論已見即相得一不見而思隨之豈非于常人之中當有所過而獨于古人未見而思思而至于相得而後已然後知夫不相見而能相思者此其人必無與于今人之數者也太倉張慶餘未嘗見予也而思予予友南士曾攜予詩游嶺外慶餘見予詩則益以予為可思揀其所刻張子近詩與

張子游草二本寄予且屬予序予固思慶餘者及見其詩益念慶餘之可思如是也乃南士既歸而慶餘寓書南士仍以予序為諄諄予乃歎慶餘之不欲以令人視予矣慶餘詩經文以質緯物以志上雕瑤玉下刻梓杞能擅安仁輕敏士衡矜卓之勝往游淮西輒攜其詩示人人見之者疑為嘉隆間作則其詩豈難超于今人詩與南士古人也其稱吾宗名士首指慶餘予見太倉吳學士晚記在梁溪遇學士飲偶品目人士即語其鄉好

學如慶餘者今人自視必勝古人及語以他人即十倍于今猶以為去古遥甚貴遠賤近桓譚不言之乎南士與學士不愧古人而稱慶餘則過于今人予雖不見慶餘然其思慶餘一如予之不見古人者思之思而且至于相得則雖欲不以慶餘之視予者視慶餘又豈可焉

何伯輿北游聸雲二草序

初伯輿行三子詩一徐君伯調其一予也予自悔鹵略漫見𪇰蔑贖所已行者不得㝎輒汗下伯調存毀半而

伯興詩逮今可觀則是其才之尋丈也今予避人久滯游于時而伯興亦寄晦行閒不以詩文酧酢者二十年伯興乃北南其車踟蹰金臺既歸而徐徜其繡于烏聊白嶽之間凡所感閲輒為歌詩取而諷之何境與時進乎開大以還體周格變縱才所到不必增損而就所夙成驗諸新得即有風氣之日遷者予久負尋丈而近較所詣且瞠乎莫追也伯興有丘園之樂其諸子千立悉皆才士予方與其季名倬炎者作阿戎游而伯興反驅

馳南北寄志篇什似亦有不得已者惜倬炎方學史不暇韻語而伯調已逝乃不得共論其詩如疇昔者也

淮陰蔡母徐太君八十壽序

淮陰蔡子搆名士也太夫人在堂稱賢節蔡母予嘗浮淮拜蔡母堂下人藉藉道蔡母與蔡母之子賢夫母之賢以節也子之賢以養母之善也夫節必愛子愛則生驕驕即不能以事母且蔡子季子也冢君丘嫂相繼亡去向使常情處此得有子幸矣有何必不愛愛亦何必

如蔡子之賢而母之愛蔡子者吾不知也吾嘗見蔡子之養母飲酒高會必俯視日影一如囑指動心者踉蹌辭歸而家之侍夕饍者在帷矣每讌與歌必歌曰枯魚啣索幾何不蠹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予嘗聞而悲之今母以八十帨辰予亦持一觴隨淮陰諸名士後再拜以進恍然曰是亦蔡子之所以養母者乎人第貴顯親耳丁年負管樂之望天下賢豪長者皆願為拜母而又一時品隲歸我平子以至河汾之受講問字于玄亭者

今躇階而趨蹌棼然盛也夫自長非增自短非損算由已也風揺于千仞而巨羽載之抒顥氣于浮游之波而洪舟可以運言利之予自天也惟母之賢足以致壽惟蔡子之孝足以壽親而于此抑若有天全焉者凡母之有此年則皆母愛子之年也而今為蔡子養母之年夫養母之年可幾乎昔有願為長子者何也曰以事親之日長也今蔡子季子耳蔡子以季子而為長子之事母且蔡子以季子而為長子之事母而長久豈非天哉夫

曰天則所以報施其賢者豈有盡乎雖然人之稱賢節
蔡母者今已稱曰壽母云

茅夫人生日序

關雎道婦人之德史克頌魯僖而内本之于克配一則
令妻再則壽母必若戴記所云内言不出迂哉詞也茅
夫人者朱子揆叙之配也揆叙與予友予知揆叙因以
知夫人之賢顧私謂揆叙雖久仕然齒髮鮮妍裁盛年
耳迄今而夫人以四十告然則揆叙之踰于强仕可知

也夫揆叙非生得貴者也揆叙世家子甲第烜赫而少
且食貧夫人勤勞于其間不特此也揆叙負材藴學頗
詘于進取其泣牛衣亦屢矣夫人慰勉之使揆叙卒忘
困頓且發憤以成功名夫慰則迪情勉能勵志夫人何
如賢耶世之述閫德者以為容也則曰蝤蠐瓠犀之姿
也其以為功也則曰綦組之奇機絲之巧也且也吟柳
絮以揚其才諷雞鳴而鋪張其德然往非其實孰有如
夫人之令儀嘉德非之無可非誦之得所誦乎且夫揆

叙孝弟人也少而游學長且游仕其得往來自適以無為晨昏慮者夫人孝也揆叙孝母夫人即孝姑揆叙友弟夫人即調于伯仲以和于娣姒先後予嘗在山陽官舍見夫人米塩窺伺意旨而家人不諒每致咨嗟動色如鄉田長幼恬不為怪夫以世家子弟當閨房之秀而又處之以官居蓬島之勢其不忘嘻嗃如此令揆叙為吏部矣昔山濤布衣時與其妻韓共食貧故至今稱婦賢者必曰山妻夫揆叙不愧濤予不愧嵇阮夫人豈愧

山妻哉特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而揆叙已先為吏部則四十已後其為服官者又可知也

吳母黄太君壽序

邑之稱賢母者則推吳母黄太君云今年夏太君壽七十顧太君賢也又壽少時與太君嗣子西美訂杵臼交拜其先大人鴻臚公于庭下因得拜太君私歎太君者其性婉婉其貌融融然事上以禮御下以慈愛即撫臧獲僮幼皆有法度賢矣哉地以柔致寧其謂是乎乃西

美善事太君毋論洗腆致厚其奉養有素也既已徘徊
蓺林將覬有用而乃從江草負毋山阿曁從容歸鄉里
又不忍截袂去迄于今其季君國學受公府辟猶且留
連北堂凡與弟皆在側也吾聞李司隷殭毅人也其所
敬者三君定陵陳擗叔穎陰荀淑長社鍾皓皆以醇謹
聞吳氏家世醇謹衣冠族處百年矣今夫木不能滋木
而水能滋之則滋以漸也金不能鎔金而火能鎔之則
鎔之以積之著也太君以賢佐忠厚之貽而西美兄弟

又能以退處承太君之志滋之有漸而又加之以積厚之勢金躍于冶木榮于庭矣夫人家聲闇汾莫克自光大即稍席前緒又或時際兵草未能安其和而享其裕乃以帨之設于堂陳漿餽簏賓朋姻戚走車轂如流水觀者嘖嘖轉相語曰安得如太君賢即安得如太君壽即又安得如太君之豈前而裕後於休哉惟賢故壽惟壽故所享者全而所著者厚然則賢者壽之本而壽者賢之驗也甡生也晚不能知太君百一而能誦太君者

莫甡若也故一時親朋咸列名於幛而俾予書之乃若賢母之盛夙稱有宋而尹和靖母願善養而不願祿養太君有焉頤太君諸孫已有超躍而興者他日陳羣荀彧必以功名報太君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新安王太君八十壽序

夫天予人以德予人以名又不惜予人以壽非報之也有德者非壽則無以享此名彼竊名者非壽則又何以自別于有德者故曰使周公但居東而新莽不終攝則

周公為小人而新莽終元聖也新安貞孝王太君者張之母也氏于王適張而孀方是時居王者十九年居張纔四年耳更五十年而祔姑于堂撫繼于室崇禎十六年旌曰貞孝迄于今嗣子舉于鄉又十年餘矣未亡人八十設帨于堂持觴者在前稱祝者在後可謂幸矣然而猶有惜之者以為太君之末易幾此年也令夫卜夜游者厭朝雞悲短景者哀寒螿其情殊也以八十年獨居之孀當此八十年春秋代謝之久詩曰夏之日冬之

夜以言長也太君亦不幸而予之貞又予之年矣然向使太君者懷此大節即下從君子天下安知貞孝若太君者即不然而大節已明不假以年歲有德不旌與旌之不久亦安知以德得名以名得壽如太君之彰且顯者夫周公誠聖雖在東未還不害為聖新莽誠偽雖居攝不行不掩其偽而天必昭然使著之如是作德者之必有徵也而又何疑于太君之為壽焉

西河集卷二十五

西河集卷二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竒齡撰

序三

沈肎齋典試江南序

今天子十有一年廷臣請定各省主鄉試官

天子念東閣制誥諸内史橐筆勞苦當預簡命而是年

以諸内史纂修

先皇帝實錄有成効於是慰賚之餘例予分遣沈子肯齋得予江南主試官實異數也先是受簡時拜命就道既已引嫌而交游親切亦有供張投贈歌詠其事者肯齋概屏去踉蹌乘傳既事竣江南人士萃然讙呼悉公悉明咸為天子稱得人慶然後中外遠近遝起誦述將以彙其文而推予為叙予思丈夫生不能為宰執得為主文官幸矣手持衡尺目眡寰海取斯文而升降之如鈇之程材而權之準物斯已快矣况江南人文所歸也春山披玉

無非至良且得失以實一派從前時數倒載廻黄反緑
之說何其能與或曰肯齋之致此非易易也肯齋之王
父曾以故明萬歷丁酉從應天榜國子入解而其外王
父姜大宗伯則萬歷甲子曾為江南主文官肯齋以為
先人所起家地當益勤恪而外王父且同為此官是必
不負材擇庶得後先相映稱為接踵且夫鬼神所時有
也文運將啟端有造物者行乎其間一若啟牖其心胷
恢闊其視聽而吾獨于其生平有厚幸者天下事豈偶

然也哉昔劉真長為丹陽尹種柳廳事而其孫瓛復來丹陽袁粲指廳事前柳以為重見清德咨嗟嘆息汲長孺與外孫司馬安同為洗馬爐有亮節肯齋何如乎肯齋捆所錄文還京師將颷之大廷用為楷栻而以王父祀棠邑親渡江為文濯祠下姜司諫嘗謂予曰當先宗伯主文時肯齋彌月未命名也宗伯名之錫以銀鵝且曰苟繼我而典文章者人也嗟乎先之矣

送夏少尹遷西和令序

昔言游宰武城交澹臺子羽而人俗化漢潁川守韓延壽召郡長老設酒饌每與為論說而民爭愛之士之仕于其地者視其地之賢大夫士不與之疎其比户長年子若婦不與為怨怒而政可知焉廣秦夏君以司刑來為息少尹其為少尹不得已也少尹無他事而又加之以不得已日與邑士大夫游飲足矣安問為政哉乃廣秦固未嘗為政也而政成邑所當興力與之雖剜肉敝肌勿恤也容至無酒酤貿衣而已邑所當裁有不關邑

令可獨裁者畢裁之縱無利于已猶裁之也吾知民焉爾吾勿計後來矣歲庚戌計簡小吏有行名者于是以廣秦為能遷莘昌西和令將行邑賢士大夫與比戶民咸出郭供張于朝陽門外擔鉼挈榼攀車而行一若不忍其去者予漫游汝南送君于途見諸士君子與其比戶者皆在也顧而曰此即廣秦之所為政乎古名人達士衆矣其出也每不樂以守令居故凡出為吏率飲酒賦詩登髙臨下以極其游娛之勝雖所向不得意乎然

卒無廢事如懷縣有詩髙陽有酒降而武丘之伎環滁之亭皆是也是則無故人之曠然于其懷者必其不能復煩然于其事事不煩故民和民和故政清此無論邑之賢士大夫與其長年父老有識行者悉有以資之而即其浩浩落落所至無滞自足膺大事而不亂廣泰以濶略之懷處無事之地而又有大夫賢士以為之游有淮閭汝濮山林陂澤以助其勝宜其政之成而民之和也今廣泰行矣西和之山有仇池焉羊腸盤互數里一

曲氏羌之勝地也下有飛龍峽曩時杜甫所寄居也予倦游之客不能復踰秦隴以丏築室顧華渭之區豈無良民秀士從容游飲如此地者他日政成而行焉知其所為供張者不加于朝陽門外時也

贈汝寧金太守補任揚州序

予去汝寧之明年汝寧太守金君以滿俸例遷諸道副史會其弟方伯補藩河南君引嫌請辭遂于次年十月補揚州太守計其為太守已十六年矣太史公曰為史

者長子孫此言繼世之優暇也後世銓法遲滯郡縣羅四裔而遷次鱗積無增秩之榮又無髙乘大蓋加金賜紫之異其吹毛見瘢務得汰去以稍疏其壅所不致朝遷而暮去幸耳遑問十六年之久乎然且人之處斯久者仍如傳舍因陋就簡為旦夕補苴之計其能務從容以冀長治亦鮮矣吾不知君之守揚者若何也第觀其守汝汝故抏敝而君以恵政休息之家人其民稱天下長者其自言曰為政去太甚耳然而綱目之廢者舉之

不設城府谿谷而米盐淩襍沓羣屬以利害掾曹從事有通達治理者以次延問嘗從夜分進窺其退食之堂燭光熒窓重簾自垂君手較文簿矻如也或曰墾廢土招流亡君政也其建小學則恭貧士有經術者授生徒其中客投其治者如同舍然一切陂梁城郭館廨日漸修築又不設畚揭費即故事宜入羨會璅屑悉以罷不問其見守汝政略者裁什一耳然則守汝十六年而勵精如旦夕有如是也夫不忽于終者不遺于始補揚雖

暫乎其視旦夕有如此十六年矣昔者太守高第擢不以限故能安久任今毋論旦暮報罷即遲久如君量其所遷祇諸道副史已耳然猶然砥濯如此揚州為東南都會古稱重鎮者莫過焉今軍興旁午嘗恐以盤錯之際無俟休息昔有為汴州刺史發河南諸道兵征寇河朔而奮揚往來仍不失撫字者記不云乎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夫茍能弛而張之則雖以天下長者轉而為神明何不可哉

來氏論表策世業序

韓退之自言就禮部試強顏為文辭類優俳者之所為歐陽永叔與人書少舉進士輒穿蠹經傳移彼就此必其後多所更變始能有立以彼二公彊材與思率其所學宜無不得于有司顧屈情拂志大貶其生平以求一得當于所為制舉也者甚矣制舉之難為也雖然必其上之不以所學求下而下之亦不以所學應上是故然耳假使韓子為有司而歐陽子舉進士其兩無是語久

矣予鄉來三峰先生以家學起自舉童子科以及解省類無不以其所學應有司舉而有司亦卒以其所學得之余嘗退自思當進舉時未嘗不以己之所學為可得也乃曰是少諳練不足法或稍自簡摩希得當矣又曰亦甚阿移哉何必然夫以此却足者屢三峰先生每為文無所顧忌嗟乎丈夫貴自得耳董子不以天人自陳其所傳者王杯爾已司馬長卿不以見召時為天子作賦則子虛之言幾不自全其一時應世之文又曷嘗不

為生平所貴重哉今三峰先生其曾孫元成亦以家學起舉于鄉而以進士名天下其得于有司稱其所學而有司亦遂無有以其學失之者將復彙先生制舉文與已所著共一家言名論表策世業而元成予友也故屬予叙因念讀三峰先生文時歎韓子歐陽子皆不幸不遇有司及讀元成文且謂自今後更無可容韓子與歐陽子所嘆今已矣棄制舉久矣但當曰董子司馬長卿其得自見于時者此有得于制舉者之明效也其為韓

子與歐陽子之所歎者此不得于制舉者之私懷也天下事亦安所用吾私懷也哉鄉先輩嘗云先生舉諸生得且復失而其後亦竟以鄉進士老元成幼偃蹇進輒困有司其得且失亦屢矣乃卒堅忍以成其名此其制舉何如也

海寧呂覺我先生傳序

少受四書訓解師曰此海寧呂先生之書也既長習制義赴試因得從家凡受海寧呂雍時所錄行卷凡曰雍

時者吕覺我先生之曾孫也且前此無行卷矣坊刻止
闈卷合鄉試禮部而禮部參詳小試官分簾二十各録
所選士平生為文名二十房書先生彷其體加之鄉試
名行卷且録諸試卷與闈卷彷故今有試卷有行卷則
先生之為也予初受疏解謂先生必新安者流及聞是
言更謂先生且兼有石簣震川諸先生制義進取甲乙
不謂先生之不然也兄曰豈知之乎李唐以六韻取士
猶八比也然而工六韻者李杜孟王其尤者也唐以六

韻取士而獨失之孟與李杜今以八比取士而反失之
先生是豈先生之八比猶未工李杜之六韻猶未善哉
得失之數殊也故先生每試冠邑無算冠十邑者二薦
鄉試而復失三膺使學聘衡文諸直省若南直隸若楚
若豫若豫章若齊魯若東西粤若八閩凡八天下誦所
錄文服其教由隆萬啟禎及今為年歲約五六十乃卒
艱一第然且既艱一第而天下之稱六韻者首推李杜
天下之誦八比者仍首推先生則又何與則是得者不

必不失而失者又不必不得也癸丑冬予遠游歸距昔受書時已三十餘年而雍時貽先生傳來屬予為序夫雍時操鉛槧繼先生起藝林其為制舉文亦何減先生然猶賫志逮老斤斤輯先生遺書以補所不足吾今而後然後知先生之宜得而不得者葢其常也先生及門半天下一時官浙者自三臺使君下迄守令皆先生門下士故傅文為黄公石齋所作石齋者先生衡文八閩時首取士也特先生自惜所著書自四書五經疏解外

其所著書不止四書五經疏解然先生特留意疏解傳曰先生沒後有方士許生受旌陽籙扶乩降神藏宮壇于紫微之山先生憑焉留其乩三年自悔前所行疏解未當藉畨于乩日改十餘畨向所受四書疏解則所改書也胡匡嵒曰東坡稱杜甫嘗見夢自釋其生平所為詩人苟能傳不必以違時而祕其所為而人之傳其書者亦不以其見違而諱之而其人之神明乃遂與所傳之書相終始焉豈獨先生已

榕臺集詩序

自宋人為集句詩取前人成語抽三抵四易以杼柚而後之學步者比比焉此猶搆淩雲者欂櫨棖桷各有程材乃按部就班取之為一家之用司歐冶之冶者買金于堇山斸銅于耶溪合陰陽燥濕之精氣變化吁噏而後發之為蓮鈲花鍔之器蓋以我敏給取彼綜貫難乎其言之矣榕臺李都官詩與文往往而工集句其一也即以集句論偶然感觸有所記憶雜組而成之亦暫焉

耳榕臺集唐至千首已可怪矣又掇拾新巧匹配精卓雖使子瞻舉筆而魯直介甫從傍纂輯無所過之榕臺頗何以得此哉或曰集詩有二道一詩學一詩心也榕臺學力之精軼近未有其于唐詩猶哺之于食而旦之于衣也所謂學也頗好學沉思與心知其義者截然不同不觀諸集乎合經史與子而彙之為文或傳或記或銘或誦必貫乎心思而通乎志氣是之謂集且夫為市者闤闠懋遷斷斷而訟耳推之三條之衕五都之衢四

應八達咸有條貫於其間而後估商翔翔各出所羸財變易熙熙一若有王府關石為之平準至今北方人亦謂之集然則集者亦集其學之從心者而已矣夫以榕臺之學與其心即不為詩若文其為詩若文即不集詩吾猶以為編摩之巧其操奇贏以為游未可量也況其所集如是也

王自牧集杜詩序

向予孤游無所遣也曾創為翻詩之法取前人詩一章

碟其字押其字中之可為韻者平陂而就之輻輳相程已連者勿再連已偶者勿再偶也不然則又取前人長律劃句上下上者吾與應下者吾與呼也顧卒未嘗為集詩者以從來善遣心者多集前人詩窮偶極儷闔扇轆轤各極其妙不惟不能效也即效之必不能與肩併因屏絕勿為及讀自牧所集詩則嘆從來集詩者遜之遠矣自牧遭逢類杜甫故喜集杜甫詩當其目有所接意有所感友朋有所況臨山川道塗園林樓臺有所覽

觀吾所欲言杜甫已言之矣特慮其言之單也從而複之其已複者又從而更複之就其意而得其句句在意間就其句而亦得其意則意并在句外豈無時與地與人與往來眺望之相符者乎不必時與地與人與往來眺望之相符而以彼娩此以此儷彼不知者嘆杜陵該博人所應有不必不有而不知其募裁之妙譬之匠者雜梗楠杞梓為器渥沐砥礲不閒求器者之仍歸工于山與澤也紅女倚繡床抽青黄而妃紫緑串翬而五組

之間或規矩圜方絍圖織字窮天地之能極知慮之巧而猶謂躬桑之婦之能經營繭繅之御之可以嬗譽則非理也第自收雖遠游宜亦不必有所遣而前人以遣心而為之令人不必有所遣而更上之倘他日者予所創翻詩諸法幸傳人間則世豈無相習更上如集詩者然則予亦何遣矣

中州吳孫庵詞集序

令人不必不勝古人而令之人有言勝古人者則姍笑

之不惟姍笑之而已且從而誚之讓之即幸而遇知之者以為是果能及古人者也而人之視之仍不啻如今之人人無不以閭巷之人視予者則知予之本不能逮古人也而予之視今之人亦未敢有踰于今人者是豈予之識無以越于今人之卑卑者乎抑亦天下果無人而無有當于古人之賢名也若予見吳君則不然予初見吳君常人耳既而知為非常人又既而嘆為可及古人頗為古人易為今人難古人傳文一體耳今則必具

體古人具體不具善也今則必具體而善古有詩無詞唐有詩亦有詞然如無詞者宋則有詞而無詩今有詩者必有詞即不必具善乎然亦未嘗不與善相期也吳君善為詩復以其餘者為詞詞又善因為之序之而記予之得遇古人者如此若夫宋人以詞傳若張先若秦觀若周若柳若晏同叔皆不善他體歐陽永叔蘓子瞻即善他體矣歐詞不減張而小孫于秦蘓則遂有起而誚之者吳君雖為其難與然安見難者之必不勝于易

者與

雲間蔣曾策詩集序

昔之為詩者嘗有為正變之說者矣正居其一而變居其九葢紀治之音少憂離之什長也然則幽平以下之為詩多矣乃說者又謂自陳靈降而變風息夫定哀之治不登于古陳靈之亂有踰于昔然而又無詩何與昔天下之為詩恒少矣崇禎之末言帖括者詩不工然亦無正言詩者華亭陳卧子先生遂與其同黨言詩當是

時先生仕吾郡潼州黃宗伯過之偕吾郡士人登會稽山顛座中賦詩無能者即他日索之座之外無能者維時則竊觀先生座中有所謂杜陵生者先生每指之稱能詩焉乃不十年而郡之以詩與人爭短長高下詬訐攻辨者斷斷如市迄于今又不下十五年而郡之言詩者仍少即向之詬辨不已者亦復稍稍謝不敏去蓋詩之為言始于志而發為詞無所于在心不可也必怫鬱焉而不得已也此如濕之蒸於錡而燎之抑于陶夫然

後發為言詞而又懼其遺于才也不然懼其乖物也不然其所析者非其文而其所形者非其義也其所析與所形義以文生文以義行矣向之所為不乖于物者度物類事無所譎計而不足與風也已足與風錐角重刻繩懸以綴非温平其教容好其量也夫如是則亦已矣求之為已過矣又以為未極于宮與徵也其弦不可歌其石不可和也調之窳聲之訛也由是而天下之能之者鮮矣予昔交杜陵愛其言詩然不相見者且十年也

今既見杜陵而讀杜陵詩稱善及其既也又讀杜陵之子曾策詩又稱善夫天下之望治亦久矣治極于亂而無詩或亂進于治而又有詩然以天下之所必不能者而杜陵父子獨能之是豈華亭文物固自有殊抑陳先生之為教有未渝抑亦杜陵生家學原有得之于深者而使之然耶吾聞離騷之興遠異風詩乃說者又以為變風之息則離騷實繼之其旨譎詭而情不淫其文奇而其才可以怨向者杜陵稱予詩謂情文流靡有似離

騷而吾亦謂杜陵父子其寄物肆志大者得之正則次亦不失王褒劉向之徒夫離騷變詩也然變而不失其正故正之變而詩亡變之變而離騷亦亡然則曾策亦持其不變者而已矣

毛稚黄東苑詩鈔序

東苑詩鈔者稚黄集中之一編也稚黄編文不一時復不一類各見指趣而此以苑名識所居也稚黄讀書東園矣東園者宋東苑也東苑之詩有云城東東苑湖鳴

寺者其地風物蕭灑而人習朴可以懷古稚黄樂之故其詩不盡賦東苑然為東苑所賦詩即東苑名焉稚黄達於詩而能工研辯風雅覃析豪末要其才分詄絶足以神明其萬𤏲而凌厲於法故隨境所得驅遣百有雖體非一致而情同可安沈約稱王筠詩彈丸脫手不為過矣古文耐創始不好沿襲每有標寄必緣物造情因時設旨不詭隨于人而損益經心使讀者得以進觀其志意之所存特前人多言苦吟即偶爾著書輒閉戶深

思絶慶弔酬酢襍置筆墨究其所著裁數篇耳今稚黄卧病有年歴盛夏衣重裘口語喑喑而集中諸綸分班列部其為朝成而暮遍者且犁然也令人不如古彼亦嘗誦吾稚黄詩哉

歴下張童子集序

予與張𪒠遇淮上𪒠世家子也其先相國有文名𪒠述之不愧世家子然吾獨序𪒠所為文耳及讀𪒠子童子文則𪒠又作之者也童子又述之益復不媿世家子異

哉其相繼而能文若此古有云醴泉無源芝草無根豈其然乎予與杜陵生友善其次子聖童也今少長矣予每憶其人并欲詢其所為文而張子與杜陵友張子之子亦即與杜陵之子友予讀童子文如見杜陵之子即如見杜陵之子文異哉其友朋之相契而能文又若此童子數月識之無數歲屬對近十餘歲而文集成凡此者與杜陵之子同繼此以往則不敢量矣異哉吾不能以量張子者量其子吾又安敢以不能量杜陵之子者

量童子乎

西河集卷二十六

西河集卷二十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四

道墟十八圖詠序

予少時與章君含可同以小試受知于王雪于師而予以國朝初年為怨家所搆會順治辛卯章君登賢書遂于填親供時為予訟寃于部使軍門一時聞者爭頌之曰道

墟君道墟君暨予入史館草崇禎朝都給諫章格庵先生史傳氣節凜然嘆道墟地靈産奇士為東江冠而惜乎繼起者不再聞焉近得章泰占宗之讀其詩壯浪跳擲擺落所拘管而古今雜文則又矯矯成一家不寄人藩籬以茍為棲托而至其為人抑何磊落超軼近也夫楩柟生于深山而舉世驚其名騏驥産渥洼而人爭致之何則物不以地限也宗之謂家有十八地有十八境以八十而廁地十八流連遊息而歌詠見乎其間有所為道墟十八圖詠者予受而披之紛紛綸綸致佳

哉生平惡志書多稱八景而舊爲天依作十一蹟詩爲汝寧西平作九勝詩意有所感則未嘗不爲應之而今以老去久絶倡和讀其詩而知其盛也然且十人之中有翁軒最少實爲繪圖十八以跨于右丞之所爲山庄圖者然則道墟之地靈豈自昔已

趙都尉弟紀

恩詩序

余舅氏大宗公舉鄉試第一而驟丁陽九外弟潤菴繼

起早露頭角年未及終賈即以臚唱第三越虎闈而侍禁闥可謂天馬無局步矣乃予赴都時值潤菴出鎮宣府守畿輔右鑰而今則立功海外開幕于湘沅之濵重以心懸魏闕猶不能無浴殿西頭鑪烟扇影之思因之作紀

恩詩以見志其忠愛矢報之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昔宋人作唐史每從元長詩集中搜檢故實今詩句雖鮮然讀之可以見

興朝掌故并掖庭記註諸璅事即以之比張籍王建諸詩亦豈有歎與

錢塘宋孝婦方氏記傳序

曹子衛公持錢塘宋孝婦方氏并其子刲股記傳示予時兩浙督學使下及錢塘令君皆具驗實四方為文章詩歌相誦述者彙之積漸成卷或疑商周以來罕傳其事惟東漢畸節往往相標識故鄠人之對韓愈詬之而有明令甲至有斥詭異之行題為不孝勿使濫列旌典者

今方氏以姑以夫兩刲其臂而四子感奮亦遂展轉慕效八臂並創是豈典例不足法與予以為孝無平畸亦惟其能行而已矣詩曰孝子不匱又曰孝思惟則夫惟孝思無量故極其所行而皆可為法蓋有限者其則而不匱者即其行也昔漢原涉吏二千石以禮讓自修而一行縱誕流為輕俠其言有曰不觀家人寡婦者耶亦思效伯姬孝婦而壹汚盜賊遂行淫失何則所行使然也晉周處感清河之言一經更勵遂成忠孝今封股者

亦惟勿法而已然孝則已行也有人於此其素行未必純孝其視父與姑未必盡如一體而呼搶之際偶然感動創痛不恤然而暫焉耳及其後家人傳之鄉里稱之雖已亦頻視所創輒為感奮以為人固有可至于純人孝子之事而諸妄也凡所為亦且勉強顧畏而不敢為戾曰幾有身創如是而猶然為悖逆者乎不惟不悖逆而已豈猶然未順者乎如是而謂其行之有過焉不可也有人于此其素行不必不純孝其視夫與姑不必不如

一體而挾持中正以為傷生滅性古人不為未幾而不必傷生者亦不為之矣豈惟不必傷生者又未幾而當為者亦不為之矣一旦遇有危難其能急君父而致身命者無有也豈其法則不善哉行未力也如是而謂之中正不可也然則人亦貴有行耳人茍行孝何惡于過況其母行之其子行之其諸子之展轉慕效者皆能行之吾將以風夫世之行孝者而又何典例之是責焉

坡山朱氏族譜序

自𤋮明允講族譜于亭而宋時之為族譜者較今獨詳書曰敦叙九族譜也者叙之之謂也顧先王授姓期于別族而後人叙譜重于合宗是以謝朓稱太傅必曰宗家杜甫贈杜位亦曰吾宗誠重之矣坡山朱氏族譜者有宋之所創也自宋張侍郎文丞相下皆有紀序而族姓攸肇則自顓頊後可系按焉特江右之族由宋學士公出知洪州而由洪之筠由筠之坡自學士公下歷元迄明凡德業文藻科甲仕籍屈指而數不可𦵏會以故

舊譜所誌屢經更易猶必統其條貫節其繁委分之合之而後成誠哉茶卿之遠思爪瓞之永經矣朱玆受先生客游淮陰往以種嬰男秘症得禁方書自漕部使下及于令丞皆迎而師之且將赴

內廷親王諸大臣召而予以家嬰之厄于痘而思救之也謂先生以秘術生天下嬰當蕃其族姓以饗其報而先生坡山宗也出坡山族譜屬予為敘予乃為嘆曰休哉前王之授姓則別而漸之于合也令人之敘譜則合

而實成其别也不觀木之有根荄水之有源泉乎始也以萌櫱而條之枝之以涓涓也而于焉溝澮于焉江淮然而遠條之揚無所于亂江河之分介于清濁此無他經者綸之始合者理之端也昔明允為眉山大家而族譜所紀不及唐眉州刺史則至洽而至精寓之故黄渥可以宗婺州而狄青不可以附梁國方令天下合同里版清晳家之有譜抑與國之有籍相表裏也讀其書而知朱氏之盛且因之可以得古人敦族授姓之義則内

合其情外分其等雖先生子姓必由此更大其宗乎是亦為政也

王甲庵周易圖註序

易易也變易而數起焉易易也亦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焉故曩時學易者大約分理數二端而主數者則曰易者筮書也言理過備反失象數朱子學是也然其敝也麤而不精主理者則曰理外幾有象乎乾二之德通于學問噬初之道進于仁義程子學是也然其敝也襍而

不醇蓋朱程二學各有由始伊川之學王氏之學也王弼以費直為宗而好言義理伊川踵之朱子之學邵氏之學也邵氏衍皇極經世之說該理于數而朱子乃陰承之然而朱子言數既承其意而又不竟乎其說以為卜筮本義無關隱賾而于是理與數兩不得矣夫該理于數亦謂數本具理不必更立理名焉耳今乃曰數在卜筮而其言卜筮者則又專屬之吉凶貞悔隨所揲獲之語辭將使數聖人俯仰觀察後先探索而究其本義

僅得與筮人巫氏揣可否也有是理哉且夫今所傳易皆王氏之易也費直以彖象文言參入卦末而王弼則又分彖象文言或冠于各卦之首或附于各爻之中名曰古文易實今易也朱子既不欲以理言易而註易則又取言理之易此何意乎王甲庵講易有年其旨謂理外無數數外無理天地之理皆起于數數即畫也吾不學朱程之易而學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且不學文王周公孔子之易而學庖犧氏之易且不學庖犧氏之易而

學天地自然之易夫庖犧氏之易無字句而有畫畫即數也至天地自然之易則將并其畫而無之夫至于無畫而意言象數不既悉于此而兆其端乎故其為書先圖象百餘各推其説側見旁覩並有至理焉周融其中自天時人事世數物候以極之日月水火山川燥濕道德風俗動植飛走通變不測之數皆有形狀而後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為内外編合動静之交通正互之體參内外虚實存亡進退之迹凡分策布指列序定位咸

極淵眇而又旁及于四時五行兩游八極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干支循端分至起例因象得數因數得理大約遠推京房焦贛孟喜梁丘賀諸儒所傳而去其灾祥占讖之術邇本邵氏所學而更廣其天地闔闢世數治亂之說洋洋乎幾于無處非易矣近世學易家為予所及見者自戢山劉氏上蔡張氏仲誠先生而外俱能各極指趍自為其說然無以過也即桐城方氏歷世學易已括取諸家彙為一乘顧亦未能該是書也予甞因甲庵之易

而曠觀之天地之易具在也其名周易一易耳夏易首艮而為數用三十六策商易首坤名歸藏則以坤為萬物所歸載也用十五策原不俟彖象十翼四十九策之易起而後有易學且即有彖象十翼四十九策之易起而九為易者猶復有漢易太玄定九九之數以贊為爻以測為象唐易元包易八純之列有卦無爻有孟仲而無老少如今所傳者則以易在天地使必待庖犧而後有畫待文王周公孔子程朱而後有理有數則前古聖

人之道或幾乎息而後此諸儒學道之說且幾乎敝也此則王子甲庵之所為兢兢者矣

史訥齋先生偕德配徐夫人雙壽序

往時為人壽每造侑申祝娓娓泛濫為巵詞十年以來所持乜道強飯立侍嚌啐皆先後等倫在凡事之列顧之驚心即欲一為阿好以稍加諛謾不得也况訥齋先生尤素所師資者乎今年冬先生歲六十夫先生則又已六十矣當先生弱年蜚聲文林旦暮冠進賢入長楊

射熊之館佇受筆札既已丁亂離棄置彷彿然且豪蕩驅遣領袖東南壇坫間凡人士讌會有所譜記不得先生名不就特先生過簡亢不善容接四方造請者多落落去然其事纔目前耳不謂遂已逾歲月久遠且不謂遂已六十豈時果難恃與亦曰吾為其可傳則已矣夫天下傳人有幾先生擅家學以父兄為師友嘗侍晉陵公談古今事其凡曙寅公猶在也每舉一事必引根批原分枝孽流剖析其異同而貫穿其初末經文史語歷

歴成誦偶或遺闕則彼此補裓其于𣈆近事猶是矣此不幾似王彪之乎晉陵公雖睦居家先生每承之怡愉不間嘻嗃有似陳季方把臂堪託以妻帑似朱生見利思義不因人炎熱似童子鴻嗜酒跌脱每一飲必陶然盡醉而諸務不失簡則有似張黄門訓諸經百氏鉤深致遠可使擔囊負笈執經問字者不絶門舍雖傾筐倒篋隨叩隨應猶然鼠壤有餘物似馬季長先生所乏者獨仕耳今有通名籍乗軒鑣服朱紫青緑洋洋坐政事

堂而名不接耳行不衡足學不能章身教不可澤物此亦何足比較于短長之數且夫公孫弘六十為博士卒至通侯先生尚未艾也今先生門下凡八九十人各執漿簠載肴榼登堂薦斝會先生德配徐夫人以偕老同齒設兩坐于絳紗之内再拜起立分行滌爵以次進侑趨走蹌蹌一似設饌于安昌而列樂于南郡者此何如盛與然則甲辰不為雎而戊子未可小也乃予則有私誦焉先生名閥廣遠席南渡相公之後族之軒冕徃來

者各尚結納而先生閉門却埽獨與予為耐久朋方予被謡諑倉黄出走交游弟相視永嘆先生驅馳之力在閒以為予解釋至今譚友誼者尚得誦艱難懷友之句其可傳而可誦如此若夫夫人之淑慎能賦江汜以共事夫子華封人不云乎多男多壽則早有祝之者矣

姜侍御生日序

夫天之生人不易而人之得自見於天下又甚難故大人者出則必揆其初度紀之歲月當其始生曰是生矣

其長曰某長矣某若干年矣其遞進而有永也曰昔某甲令又某甲矣世以人重人以時傳理固然者姜子侍御以甲第起家讀中祕書乃歷任臺省綱紀揔漕其在今行馬者再矣人之誦者必曰衣斧繡冠駿鬣冠懸豹尾于車赫哉司隷而吾謂不特此也夫周名柱下漢名蘭臺皆掌治文史而後始行馬在外故王僧虔以烏衣自喜而控制南司監紀北省北魏崔宋所繇相譏公以中祕為監察一似復舊時柱下蘭臺故事昔人云不為

簪筆臣當服獬豸以御天下而君已兼之且夫淮揚亦天下一都會也襟江臂海控制河洛斥鹵數百里積貯攸足非大重臣不足當此任吾聞古中丞之莅中司也曰轂下無所撓也其出督諸州也曰整齊之也今君在內則能劾大將軍彈中書兩省以肅百僚謂之獨步其在外則能使簪裾輻輳作殷劉之譏而諸州咸震慴算商榷𥁞了無廢事其重如此夫重其人即重其人之所生乃人之誦之符曰御史若干年矣其在內與在外皆

得計之曰御史其甲而我友祁子且偕越中同人共進為壽夫生年窮達有數昔有為監察御史而拭鏡撈白尚傷遲暮者今君方四十而留東堂者若干歲入臺司者又若干歲而故人暮齒乃從衆人後而數君之年嗟乎人之自見豈易也

河南張公生日序

詩曰永錫難老夫難老而有錫之者斯其權在天而王元之作壽域碑且復以修短之機予之王者是不知壽

之為數誠有是在已而不在人者即天又其後已張公於河為著姓其先人名典禁兵稱天子親軍者凡數世夫衛侯累拄其勢已渥而又丁廢舉之餘羅居百族雖屢散其息於知友閭里而目語頷瞬尚有贏貲公且崇約德而行閭澤日與世之賢淳者游于于粥粥然和以冲擴乎其有容謂非得于已者有獨異耶且夫教子其大端也嗣君已膺薦置容臺髙等能持禄以養其親抑嘗以書升受闕中聘髙啟龍門于汧渭之間時稱得人

者皆歸公焉今其公姓已有接跡而起者夫人遭逢亦各有數公獨際其亨嘉而履其最盛迄于今丈人張筵少婦鼓瑟倚歟休哉其席世也則然明之基千秋之緒也其有所繼也則又伯饒開其前公超嗣其後也咸曰似有天幸而吾謂公獨有以致之今夫山本高而必扶之以林巒之容則不傾水本深而必資之以百川之下則不渫故淵泉產良珠而高崗藴名玉此無他誠積之者宏而培之者厚也公之生日在河諸名士各屬予一

言為壽予曰不其然乎夫敷德行惠致之已也承乎前而啟乎後者積之匪一日也是故德彌劭則年彌高吾知所以壽公矣匪然而禮有引年之典自漢唐以來歲必舉賓筵七饗以當憲乞夫以我公之德僅獲坐膠堂而饜酒醴而時之頌公者猶以為公之所受皆王者之功則夫天之因材所稱大德必得者其謂之何

雙壽序 為陳隣軒翁并于太君

漢沛公與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牛酒賀兩家鍾瑾與李

臚同年俱有聲名世嘗誦之況其為夫婦之間乎顧山濤與婦韓同顯老萊與婦同隱秦嘉與婦徐淑同為文章吳興太守沈君與婦同飲酒至同生則可賀極矣居平相敬如賓飲食起居各無所偃仰容容坦坦則夫婦而友道存焉嘗嘆世之為祈年者大率以富貴相矜髙屏幛卷軸必擇好文揄揚之而時之為文者備極獎飾雖鋪陳諭溢而不以為怍故予于序壽一切屏棄而獨于陳翁夫婦有異者翁為邑甲地好讀書博通羣籍辟

兩王書法嘗易金錢且善為人解紛立梗槩不専務榮利以故人多歸之至其婦之婉娩有禮又性然也自選舉法廢聘名禮賢視若弁髦必致身科目入膺太僚始足夸耀里閈而翁以東西曹椽糺彈稽違者數十年既已徵為録參旋復棄去天下聞翁名爭欲一拜庭下相為引重鄉里之飲德而食利者羣倚翁若屏蔽則是虞翻功曹尊于會稽參軍孫卲見重北海非異事也夫齒鄉不以爵禮也香山居士居家時其所與游皆長年不

仕世稱九老翁非其數乎若夫其婦之齊年則禮有之禮曰婦以夫之齒夫婦與夫不同生尚得以其齒齒之況為同生者與

王孝廉鄉居序 孝廉名曰欽

向游汝南過平輿城欲求戴憑許邵所居宅而不可得也喟然曰特無其人耳有其人吾將與之游況所居哉既而與王孝廉游則其人也嘗過孝廉家飲其堂與諸著名字嘗往來者日出入於其里門且嘗拜其諸嗣子

於庭下于是隂記其所居坊曰何坊其里曰是何里迄於今越三年矣猶能心憶而目識之曰王孝廉所居如是也今孝廉已移于鄉而當時與諸同游者且貽書屬予為叙予向固知孝亷家今移之矣向之所為記憶而不得忘者今且不及知其鄉田何畫井幹何向山林沮澤燥濕何度庭堂戶閥甃辟阤霤何所規為則倘千載後望見孝亷不能得亦僅如今日之思孝亷已也而特是孝亷者以彼其才招致天下士大夫車徒冠葢與其

邑令丞以下假攂掔通恭敬也為名髙乎宜在邑為勢

學乎宜在邑為游談之誇而竿請之哆乎宜在邑邑也

者倨也凡皆名與勢與游談竿請之所倨聚焉也邑者

挹也可以挹取也而孝廉悉攜之而勿之顧則豈入商

賈者必居莘耕南岡而可許漢乎夫龍之將見以伏江

河之溢旱豬積而渟泓其勢人之將發跡以有為必先

遵晦于所行而後可以速得志於其所有事宜孝廉之

舍乎彼而就乎此也乃孝廉則更有進者昔者齊之市

晏子居之而至今齊城之北有别宅焉柱下史所居在瀨鄉然譙之祠老氏無定也世亦恃有人耳古者在國之居名曰國宅在井之居則曰田廬國宅與田廬一也此地有衣本初名士也嘗從濮陽還車騎賓從焜然相望于道路乃方入里門而盡撤之以為不當令許子將見則使孝廉而邑居亦必不能以烜赫之勢有加孝廉如邑聚者也雖然以孝廉其人而所至可思即何必以邑聚為累吾聞孝廉鄉居後其嗣子之拜庭下者已能

博學舉茂才矣則浸假又越數年吾仍造孝廉之廬安知其所為交游者不更有過於邑居時耶然則非無挹取也

西河集卷二十七

西河集卷二十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五

送余鍊師居昇鉉觀序

菰城山水甲天下武康計籌山則春秋計倪所棲地也相傳計大夫佐越禽吳嘗籌畫此山及句踐還越范蠡出三江之口浮海至齊而計大夫亦歸棲山中山有昇鉉觀大夫

嘗燒金云其後二千餘年觀毀屢矣然巖岫曲坲利于幽託故前此葛稚川杜道堅趙文敏姜白石輩皆遲迴此山山中人能道之臨安余鍊師自臯亭來顧而樂斯乃葺其廢墜假之偃息同人各為詩贈行而命予以序夫鍊師修髯廣顙身具仙骨而又好讀古異書闡經國謀野之學雖譚衆妙如九術焉殆章甫而黄冠者與昔者計大夫年少于物甚長嘗因句踐之問深明于治歲至分陰陽水火甲乙粢黍諸術七年而伯功已成可謂雄矣然而言本于修身道要于知幾行見于

居仁而利義則使以嘉遯之姿而察于祕計挾道徳之用而不盡委之飱黄吮白之數前籌未舉穴處何時宜其頋此山而憬然思也余嘗慕菰城之勝思汎苕溪雲水以兼求古賢棲息之處而奔走未逮鍊師先我而遲回馬世有審時交而諮知計者燒金之事于是乎後矣詩限四韻槪所貽也然而送行多越人有似乎不忘計大夫者若月日𤘩序

送戴山人入道并募助衣裝序

予邑無工畫者少時珍吳人戴鶴畫扇日色薰炙風氣炎薄不敢出衣袖間既而知其僦于邑也近也忽之又既而入吳持其畫扇游東虎丘東虎丘人見所畫扇輒咨嗟曰此吾里戴山人畫也其畫不可得矣予因問之皆曰吳中畫數家知師叔平道甫者其一時同里有陳遵盧逸周之冕王中立皆屑能名山人其一也今諸君盡亡而山人邈矣予聞之雖稍重山人然并不料周陳諸君如是近也則并周陳諸君忽之夫人之貴遠而賤

近甚矣相如子雲當時不信為可傳矧微伎乎向使山人不俶吾邑即俶吾邑而去斯世稍遠浸假得山人畫紙藏之折枝賸羽其珍重保愛未必不倍予疇昔而若何其近也今山人將入道矣山人年七十猶能為人作寫生畫玻璆其目手挂兩管為粒食計既而嘆曰吾髡吾頂矣誰為助衣裝者耶毛甡曰山陰沈祕書有山人方弘者追人師也能截犀稍作脂榼琢山庄圖四圍豪末不減曾屬為馬腦瑯當鏤十六兒其人燕人也髡頂

雲門祕書贈其凢所需者滿車載去此寧非近事乎人近則易忽然亦易感夫以山人之畫方之前人其于陰陽向背動静榮落曲盡隨類應物之致當亦不讓五代貫休北宋吕拙而在休與拙一則為蜀王賜朱一則為太宗賜紫其為入道者可按也遠即可貴不必加貴于蜀宋近即可賤何當竟令其出追師下也豈無感祕書而興者矣

張少尹七哀詩序

張少尹君曾隨其從祖憲副君宦京洛交天下士大夫子于是時得一遇少尹君迨少尹君宦吾浙復宦吾邑則予游瀨上始矣君以奉使馳燕豫轉而甌粤屢出而屢返者凡五年㑹邑多故七更邑令又兵興驛騷海上烽堠相接君奉臺使檄督造征海樓舡于甬東界上工牘值大徵限亟促既已倉黄歛賦復解運愆程期材不給督撫大將軍刻戰責之下邑而邑之計徒庸辦餱糧者剝瘠狼狽什百于他邑君愳一致悮而邑之引繩批

根且萬家也君乃拂邸壁賦七哀詩飲歌于浮橋飲訖委身波濤兩岸觀者不得救呼搶投擲或曰似跨紅木泅水中或曰有物者持之自浮橋至桃花渡凡三里檝救得免而樓船之役明賴之以稍緩云今其事雖已而君之詩固在也昔屈平沈湘為歌九歌王粲滯荆州因之有七哀之什夫七哀猶九歌也然而以七名者哀止一情而感哀有七君内感于心外感于身其連累而生感者則即此萬家之民夫君為萬家而感其哀而欲使

萬家之民讀是詩而不哀焉不能也君原有詩集名赤遲集赤遲其字也予序之今附詩于集而别為一卷復命予序故序

湘谿集序

湘谿集者蛤公和尚所為詩也蛤公生江陵長參諸方驅錫燕齊吳楚之間其既也從平陽受信器應分寧席而弟以初時避地在永興也永興有湘湖因名湘谿顧予永興人也聞蛤公海内名而不疑其在永興蛤公知

予永與人而以予避地不得從永興致予一見及得見而予已暮矣蛤公聞道早其于道猶渴之于漿而寒之于罽與布也當其黎賁堂頭時髮腐齒落絕智計之能即轉而入報恩之枯木堂猶且形如槁梧股不横衽者將十年彼其時豈嘗有丈車之念在其中哉暨乎從大覺老人再赴京師設難于

帝主王公之前平陽慕其奇未經接受而遽以臨濟之金縷僧伽黎衣先大覺而争付之可謂偉矣乃以不立

文字者而轉為文字其於終身把鉛槧沾沾自矜而遊巡以至于暮者即以文觀且超乎上之也昔湯休沸大廣宣寶月皎然栖一諸公未嘗聞道而初祖以來若大鑒若溈山若石頭守清南嶽俱無文章蛤公直指本心証阿育菩提而弟以其餘為詩縱使歷下伸紙而太倉把筆猶不能踰其所得而進其所以至也則夫以溈山而兼杜陵佛氏之盛倘亦生民所未有者與獨是予以避地餘生不能舉安丘吳市一一而標識之而湘谿之

名其不忘所寄如此予選蛤公詩槩付剞劂而重述予言以為之叙世有誚予以能選文不能選道者蛤公有言曰詩非道則道非道乎鴉鳴雀噪非道乎吾得而應之矣

樂生會序

自屐道九君為尚齒之會而其後踵之者唯睢陽洛陽為極盛然率皆登朝建名致所學于民而功成不居退而與里社交游垂老道故故其生可樂若夫生逢不辰

丁年亂離視歲月所趍本不甚惜而乃合里中羣材年與相比者藉飲酒以為歡娛題曰樂生得毋我生之靡樂與人有各寄百鏹于其藏者一除而用之一則除而置之無用之地夫猶是百鏹而一用一舍不可謂非錢之有幸不幸而要之錢以有用而易盡以無用而反不覺其頻盡者是無故彼流泉如鶩出入蜂午初何容早計夫詬甯之有限而逮乎將盡而後憬然于九府之未可恃也是惟無所用之而阿堵當前致可把翫則是同

此百歲而用之而促反不若不用之而得舒也可樂也且耆英尚齒必垂老明農而後可以與斯會今皆得而早計之又可樂也故記曰樂樂其所自生生不自樂歲月其除矣不然五十非大年也且有不及五十而亦與焉者記不又云乎生日不樂吾亦何為勸鼓瑟焉

金母壽序

夫淳鈞之鋭不絀于切靡淩厲之蹤不困于偃蹇故南金勁而百鍊不得虧其真枯柏堅而霜雪不能移其質

何則其神全矣神全者壽故昔所稱久長者皆其能持之一日者也能持一日則百年可知矣金母蔡夫人雷甲族也會稽金君九洲當明崇禎間隨其從父宦于雷甲申之際從父殉國則金君家焉因娶母生丈夫子一而金君且歸思理其故廬乃迎母也順治戊子西南兵大起震動嶺表九滇黔猺獠溪峒諸寇所在蓬發母初避新城既避舊城既又避擘雷之諸山既又避海蹈火得免溺于水得免漂潮上下得免遇哮虎得免圍城免

餐粃餍土屑桐桂杭榔椰梨不火食者月餘得免最甚者偕其從母避南山時勢不均全必欲隨無良者爲婾生計金君去雷六千餘里問久絶兵革且未艾也勸與迫者衆母仰天曰所不自裁者此兒耳携兒潜奔卒得遇其父蔡翁而究竟免是母之堅持不詘百靡不可磷者已十餘年也今五嶺已平諸塡已息金君已更娶而後迎母歸已二十餘年丈夫子已承家能有立母已老矣癸丑夏謀所以設母帨者或曰懃哉母之歴嶮巇以

得有是也母之艱也或曰賢矣觜子之閔恩勤拮据卒能越五嶺以還歸故廬雖室有逼處如兄弟然可不謂賢哉又曰母之賢母之節也今之所夭靡他者即向之預歌不隳者也母賢在終身而母之節則定之三十年之前而總之合以成母之壽夫操力嚴者匪旦暮之所能搖孫神深者匪春秋之所可量和羹以辛苦而並安于醇盤根因屈曲而愈貞其久則是立斷之器無假沉間高飛之姿勿庸烏鵲綿綿之神不需仙歷賢以樹之

節以持之艱以藝之則荆南之木也世世之願誦母壽者何以渝此

張將軍七十序　將軍字亦明　丈亂伯祖

少時從家凡游見家凡所友者輒心識之是時早知有張將軍云顧君與家凡友時未為將軍也為丈章不可一世思以此致身而所至數奇棄去膺兩浙觀察辟命為諸曹掾糾懲彈違既承藉有令譽乃復綱紀大端簡置文法使觀察坐嘯以為能于是復薦之京師進觀上

選此故明崇禎間事也當是時天下多故君私負才地考圖祭象工騎射知攻取要略而仲弟為文章有名方謂分道進取可以得志不當為參慕限也乃獻冦重蹦襄陽軍需旁午復棄考選去杖策説都閫沈君維烈戲下出守鳩茲姑孰間所在有功

王師下江南鎮軍盡潰而寧南侯以犯順之兵戈船方下君迎之皖城既已克捷將控其上游以次進掩而潰兵且貫至也遂以中軍游擊將軍歸命為

興朝行營推用舉二弟自隨論者謂將軍從此可得大用乃又復棄去還歸舊廬迄于今墻東之居其為拔老者已有年也歲三月將軍年七十予適返里門拜君于堂已非復嚮時從伯兄所見文章几席與其壯年杖策時說元戎于抵掌之間然且矍鑠走趨周旋顧盼意揚揚也少好書射今不復射也乃把丈筆書丈餘字君身材頗短字倍于身隱身其中以為樂邑中事無大小悉以諮君君調之去西江水濫邑取利病吏薦君臺使恃

君隄築以慰民命君近逃浮屠有修廬山舊社者耆英友也將為序壽君而以其丈屬之毛甡甡曰君初薄文學不為既薄參幕不為既又薄將軍不為是君惟不為以延此年也然而臺使之聞君名者榜君耆碩而君受之

今天子龍飛之年首推郡縣有隱德者舉鄉飲酒禮吏以君應坐君于西北嚌啐禮備尊之曰賔而君復安之然則以無用為有用以不為為有為呼將軍則應以將

軍呼耆碩呼賔則應以耆碩以賔此皆莊生之所為長生者也君得之矣若夫五福稱富三祝稱多男君固可致然豈足為君道哉

募修北京西山高井村觀音寺序

燕都以西山為名勝地四方游仕者車騎往來曩時紀帝京風物恒首載之山之麓曰高井村距城西四十里古刹相望其為摩騰為淨居者無算也萬歷中有御馬監中貴何公相村之福地創觀音寺門堂數層金釭玉

硤叢草濯樹與前後諸名刹互相輝映每為游覽者所憩而歲月久遠歸然棟宇未免漂揺于風雨鼠雀之間住持守心者愁然憂之將丐予文而以遍告諸遠近之檀那者也夫天下興廢多矣廢而能興自昔所難惟釋則因無造有往能就初地而恢之刼灰之後故成梁除道王政之經今悉舉而歸之釋氏誠以概多益寡累十得百其為力不專而為功易遍博施之義實于王政有重賴焉况興廢未有已也聞之經曰其國含人欲興古

寺以金錢不足入海得貝而寺卒以興此雖寓言然亦以人果有為則神將効焉故釋迦説四梵餘福而以補理故寺為二梵之福夫誠閔寺將廢而共為補理則福臻二梵亦又多乎則又安必曰君子不期福也

餘姚諸耿衣六十序

十年前為文壽耿衣又十年而仍以予文為耿衣壽然則予之無已于耿衣也雖然當予知耿衣時耿衣方盛年懷抱宏略交游滿天下天下人爭先知耿衣或得為

耿衣知尤幸而予以總丱之末亦且窺其所著文遥申慕私安知耿衣志氣猶然詘處如今日哉且安知三十年以來予尚浮湛為文章相餉耿衣如今日哉乃當斯伏處久矣其出者固已無論同為行遯或當時原無所表建藉以擯㩟或方洋自廢過為儻蕩或乃更遁于緇衣羽服之間或貧病代謝迄于今其卓然可見鮮矣耿衣藉忠定之後世擅氣節又理齋先生以理學開纘仉夫文章節概學問經術俱已小用于樓遲十畝之間鹿

門夫婦巳從容相敬愛有禮諸子孳鮮良日數過擇善田養秫揃剎湛熾足假啣啐而餘苑雜植流觀娛豫小婦挾瑟上堂日暮嬿婉自友朋雜黍外復能使衣褐技止者匿處田舍則憶疇昔避世時亦安知其至此世固有得不必慶不得不必慮者耿衣六十年爾其閱視深其領袖羣賢者久其詘處田間又非一日然甫當耆年其從此而進者無巳也乃曩時交游其願附壇坫者或大用于朝或小試于雜官後先貴顯熏轑震世者纍纍

也三十年來亦且寥落罕存在者則是得失之難分而用不用之未可限也且予十年之間其流離也甚矣然亦尚能為文章相餉況進此也

西河集卷二十八